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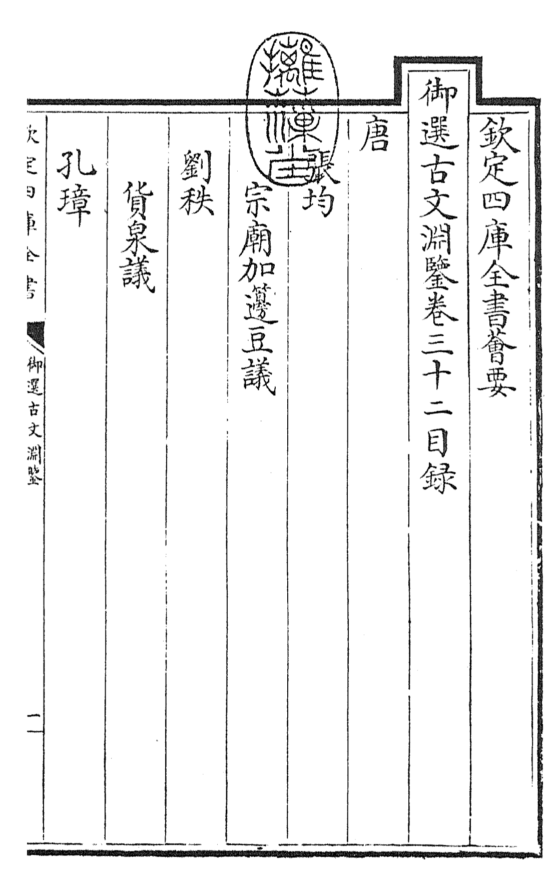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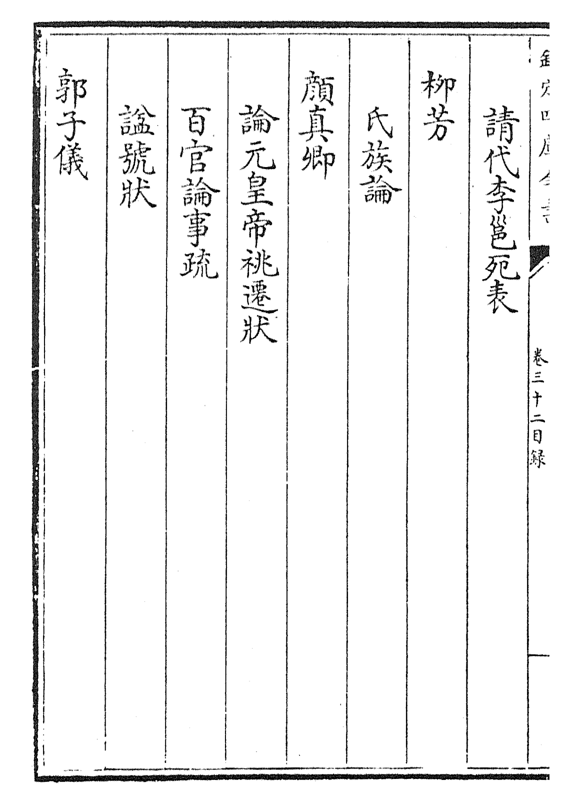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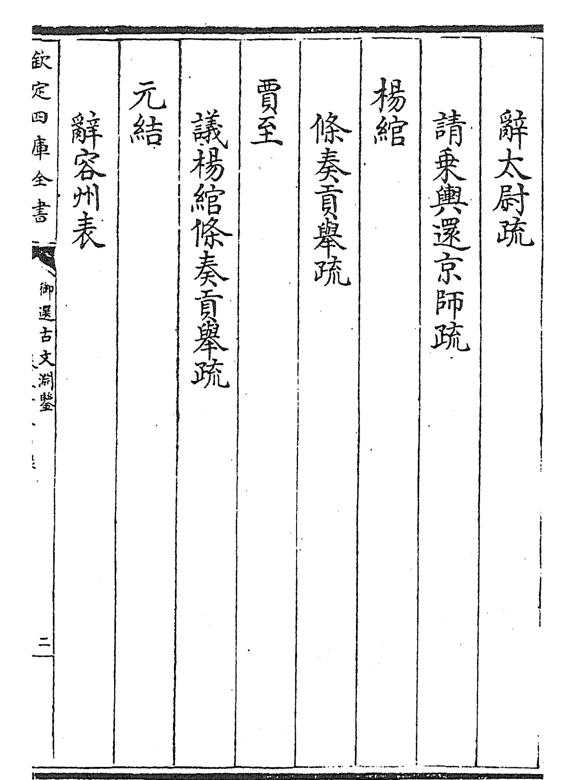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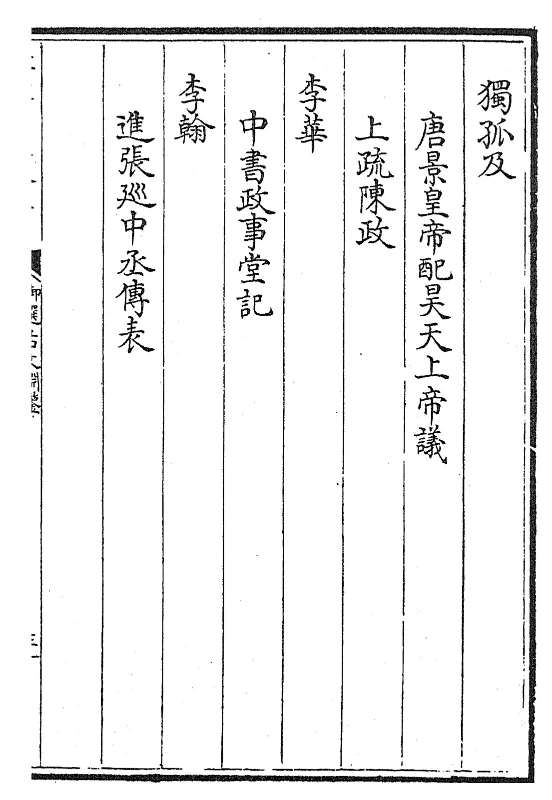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目録

唐







獨孤及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上疏陳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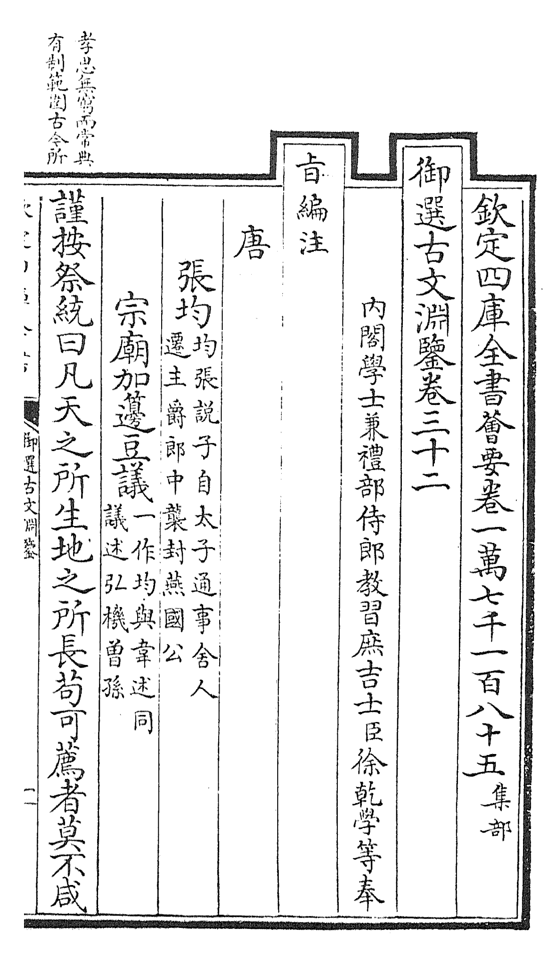
李華

中書政事堂記

李翰

進張巡中丞傳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目録



孝思無窮而常典有制範圍古今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五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張均 均張說子自太子通事舍人遷主爵郎中襲封燕國公

宗廟加籩豆議 一作均與韋述同議述弘機曾孫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以安人情而順天
道也斯文殆發明
禮經之義

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
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
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
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
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
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
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臣㬚曰禮有節制防淫侈也蓋以情本無涯禮為有定古先聖王之制所以垂萬世而無弊歟

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燕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賔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

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茍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左傳臧哀伯語）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周書君陳篇）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皆召南詩）雅有行葦泂酌（皆大雅詩）守以忠

臣德宜曰周禮祭祀籩豆醯醢

之外如昌本菁茆皆取氣味交于神明初非嗜好之物且不薦褻味也援据典正可資博採

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

論錢法源流利弊極詳終之以禁銅

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絸栗絸繭同禮記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劉秩字祚卿知幾子開元末歷左監門尉錄事參軍事至德初還給事中後貶撫州長史

貨泉議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秩上此議乃止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

為策亦救弊之一道也

瓊山丘濬曰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隣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

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霸管子官山鑄幣周景失其道而人用獘周景王鑄大錢國人病之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令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

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於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錢也者富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

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

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恵鰥寡使天下養生送死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

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吳王

下之人不惟其害而獲其利也

臣廷敬曰熟於泉幣通塞之故自爾所言精確錢多則收之使少重則布之使輕二語實不刊

濞即豫章銅山鑄錢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鑄錢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知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

之議古來論鼓鑄者不少如此簡練明切當與單穆之言並傳

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孰察之謹議

孔璋許昌人布衣

請代李邕死表李邕字太和揚州江都人時為陳州刺史明皇封泰山還邕見於汴州獻詩賦帝悅之素與張說不合會仇人告邕賍貸枉法下獄當死璋上書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

邕固奇士斯文與
人皆奇較谷永訟
陳湯疏更為激昂

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荀林父敗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及獲狄土晉侯曰此子之功也賞以狄臣千室漢用陳平豈念行乎陳平歸漢灌嬰等讒之高祖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禽息殞身豈惜生乎息薦百里奚於秦穆公不見納公出當車以頭擊車闑腦破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悟而用奚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北郭騷隱於齊不仕晏嬰知之時恤其貧及晏子見逐其君北郭自刎託其友以頭獻景公其友亦自刎景公大駭立名嬰歸而復其位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

水心葉適曰昔三良之死秦人

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吾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

為賦黄鳥以哀之李邕將見殺孔璋不識面乃請以身代死其為國愛材惜賢之意又過於黄鳥矣秦穆殺所私以殉君子猶謂之棄民明皇昏庸聽姚崇張說李林甫放戮名士如除垢汚蟯狐兔棄天下不亦多乎宜其保治不終隳唐之成業也

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能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憾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後漢書皇甫規歸安定有

臣乾學曰感君父報師友恃有一誠耳惟其誠出於中不由外飾即明主亦諒之矣

雁門太守謌之規卧不迎有頃王符至規衣不及帶屣履出迎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反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史記劇孟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條侯為太尉至洛陽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

臚次歷代族氏詳核淹通足以為考

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歷官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氏族論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

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齊姜姓太公後魯姬姓周公後秦嬴姓柏翳後吳姬姓泰伯後氏於謚則文武成宣左傳以謚為氏因以為族楚昭景亦謚也武成不盡出於謚文氏為周文王支孫宣氏為魯大夫叔孫宣伯之後氏於官則司馬司徒程伯休父為周司馬子孫因以為氏舜為堯司徒支孫因以為氏氏於爵

水心葉適曰按孟子稱故國謂有世臣之謂推而上至於元凱人才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衰之所從出也故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為門戶計子孫相接

則王孫公孫王孫滿之後為王孫氏太岳之後為公孫氏氏於字則孟孫叔孫魯卿氏於居則東門北郭魯大夫東門襄仲之後為東門氏齊大夫北郭子車之後為北郭氏氏於志則三烏五鹿志當作地三烏五鹿皆地名古有三烏大夫子孫因以為氏見風俗通漢有三烏郡晉文公封舅犯於五鹿支孫因以為氏氏於事則巫乙匠陶周禮有巫氏卜人匠人虞思為周陶正其子孫因以為氏風俗通曰巫卜醫近以事為氏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

世有顯寵如漢韋平袁楊晉宗王謝北方崔盧唐裴韋蕭鄭之徒此叔孫豹所聞謂之世祿非不朽也豈惟終其國而不絕盖有國雖亡而其家故存者矣壠畒賤士不暇自憂而憂人是以湯立賢無方武王不忘遠得一而用之足以定大事矣也家立

也黃帝四世孫顓頊生窮蟬窮蟬六傳至舜是為虞顓頊又生駱明駱明生鯀鯀生禹是為夏黃帝三世孫帝嚳生契稷契傳十三世至湯是為商稷傳三十世至武王是為周顓頊又生稱稱四傳為彭祖昆吾彭祖生大彭大彭生豕韋齊出於炎帝炎帝與黃帝皆少昊氏之後而晉為周同姓故曰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事見漢高

義必守向上關扱庶幾有補於世論俛而就下遂為李德裕只較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與孟子叔向之意何其遠也

帝紀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華陰楊氏自震至準七世名德汝南袁氏自安至隗三公五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是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姓氏之學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始有傳書宗何承天齊王儉梁王僧虔皆宗其說由是有譜局令史

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瑯琊王氏陳郡謝氏汝南袁氏河南蕭氏皆以永嘉之亂南徙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吳縣朱桓廣陵張紘吳郡顧雍陸績皆孫吳貴族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此所謂郡望也王氏太原崔氏清河盧氏范陽李氏趙郡鄭氏滎陽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此關西之望也楊氏華陰韋氏杜氏皆京兆裴氏柳氏薛氏皆河東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北魏拓拔氏改姓曰元獻帝三兄拓拔氏孝文以為皇枝之長命姓長孫宇文自言神農之後北荒謂草曰俟汾以神農嘗百草指草為姓後又訛為宇文于陸以下皆大臣貴族于出萬紐于氏陸出步陸孤氏源出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竇出沒鹿回部神

東萊呂祖謙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别奠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不幸遭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目為勲格使太宗

元皇后家也

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閲為官也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之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以上北魏

之美意不傳可勝歎哉

耕道尹起莘曰氏族相矜末俗之失也其是其非上之人何與焉而命官定其高下又以皇族外戚為首其後改而流為勲格益非矣

詳定氏族之例也孝文雅重族望命司徒左長史宋弁等定諸士族多所升降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為首代北貴姓亦與馮皇家婚姻必選右族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取淵源尊貴者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太和魏孝文年號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取近世官尊者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兼論鄉評德望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取丁力蕃盛者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

自魏重士族山東人士自矜地望婚姻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

夾漈鄭樵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選舉必由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官為考

宗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亷等撰氏族志徵天下譜諜質諸史籍以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路氏著姓略路敬淳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柳冲修國史改氏族志為姓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唐初以四姓為右族如北魏制但李氏則進隴西而退趙郡高宗時又加太原王博陵崔趙郡李為七姓以其專重五姓槩略餘族背違國制故曰不經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

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有闕則糾之以私書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不傳

臣鴻緒曰周制以宗法系屬天

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姻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子弟以才智凌其尊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趨暴貴者尚貴戚

下詩曰君之宗之是也唐人重氏族右姓譜牒皆領於官猶得古意第用以清取士之典則謬矣

臣士奇曰以氏族取人其始則示旌別其末流於浮競矣推本

者猶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

忠厚凡氏族有子克家者何難進於通德之門耶

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而藏之秘閣副在左戶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蓋周官舊法所以重明德辨等威也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

顏真卿

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遷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兄杲卿起義兵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德宗時為盧杞所忌使李希烈不屈死封魯國公贈

論祧遷義正而詞確

司徒謚文忠

論元皇帝祧遷狀代祖元皇帝諱昞神堯皇帝之父太祖景皇帝之子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唐初太廟七室代宗時祀九室謂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也德宗立代宗升祔真卿是為禮儀使謂代祖當祧故有此奏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

臣乾學曰合天下萬世之心以事吾祖考而祖考之心亦安斯為至公亦即大孝矣禮法限制大率權與於此

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諱虎魏後衛左僕射封隴西郡公周受禪以功參佐命追封唐國公）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西漢惟高祖及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有廟號）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光武帝為

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宗殤帝生三百日而崩不列於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陵曰恭陵遂稱恭宗順帝號敬宗沖帝質帝皆以幼崩如殤帝故事至桓帝以失德尚有宗號曰威宗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

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憲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凖禮祧而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宰相然後奏

聞真卿疏奏

論百官論事疏代宗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

磊落英爽真御多勁節故文亦似之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聦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聦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

水心葉適曰真卿論羣臣奏事先白長官利害甚明庸人皆可曉是時去載誅且十年使代宗能因此發悟罷載不待稔極惡用大刑也惟唐人及後世都作尋常文字看過至殺載而代宗亦無追憶先見之言視真卿與衆人無異豈以真卿遇事輙言

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詩小雅巷伯篇）昔夏之伯明（左傳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寒國君名）楚之無極（費無極讒殺伍奢者）漢之江充（武帝時讒戾太子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

望風厭之故不能感動耶

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禄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爲其篇目）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唐制門籍流内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狀貌月一易其籍仗家宿衛五仗之執事者）不許關礙所以防壅閉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諂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静必

伯厚王應麟曰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異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哥舒翰敗於潼關祿山遂入長安）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輔國倚附張淑妃勢傾朝野）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三司大尉司徒司空也時節度使多加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

令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李光弼使烏成玭謀吏思明思明覺之集將佐吏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成玭以叛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乾元二年郭子儀李光弼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鄴思明來救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河陽再陷先帝繇此憂勤至於損壽後三年肅宗崩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陜州時代宗廣德元年土蕃入寇上幸陜州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

臣英曰真卿骨鯁之士其言殆凜凜秋霜而炳皎日矣

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繇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猒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

稟經義以立言所見亦超

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載之衙會

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陜州别駕

諡號狀時代宗崩真卿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自中宗以上悉從初諡

謹按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諡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

水寃劉友益曰增謚之事前古無有也而始於唐人其溢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無敢言之獨一真卿抗論其失而亦

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衆美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高宗年號）政在宮壼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巳自

不能改雖詔議
省祖宗謚而卒
莫之省惜哉

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劒門下罪已之詔叙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

臣廷敬曰上本禮經下考漢唐立言皆有依據蓋謚用古法取其德之重者為稱洵不易之義

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則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令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

臣士奇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而止謚曰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止謚曰舜以一字括羣義也真卿之論意在復古

廢典徵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
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
也臣愚以為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
按舊制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
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
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
謚法秉德不回曰孝臨照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
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為孝宣皇帝

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獘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德宗命百官集議皆是之獨袁傪固排之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傪盖妄奏不知玉冊皆止刻初謚也

郭子儀

字子儀華州鄭人安史之亂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再造王室進太尉中書令賜號尚父爵汾陽王卒謚忠武

汾陽有功而讓忠誠貫於始終故其文亦絕無觚飾乃爾

禹偁方岳貢曰喪亂之餘爵輕

辭太尉疏

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玆累請竊懼盈滿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煩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皆左傳語范宣子首以中軍讓其下諸卿皆從而讓雖以欒黶之侈汰亦讓韓起趙武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

臣儆故汾陽自抑以存國體所讓非細故也

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懐切在於此

請乘輿還京師疏代宗時吐蕃入寇帝幸陜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下咎咎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奏子儀因上疏云

陳昌言決大計扶危定傾汾陽可謂社稷臣矣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用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罕居東洛間者鶉

卧子陳子龍曰其言直而婉通而明非汾陽深識大體不能為此

胡搆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肅宗即位於靈武慶緒奔亡安禄山子陛下席西土之師朝義就戮史思明子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勢則然比吐蕃凌逼鑾駕東廵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竄虚名茍逃實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陜服斯闕於委任失人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

臣杜訥曰子儀乃心王室歷有年所此疏請還西都尤關宗社

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畿内不滿千戸井邑榛棘豺狼羣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南自覃懷徑於相土人煙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阨裁數百里間東有成皐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鬬場陛下柰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指所慮豈不以京

宜其恩萬縟綿也

畿新罹剽掠田野空虛恐糧峙不克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斥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豎刁易牙皆齊宦官）任蘧瑗史鰌之直（蘧瑗史鰌皆衛賢臣）薄征弛力卹隱逌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訓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願

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遂自陝還京師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肅宗即位綰見行朝拜起居舍人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謚文貞

條奏貢舉疏寶應二年綰為禮部侍郎上言先是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科有明經有進士及秀才諸科明經試大義十策三義通七策通二者及第進士試策五帖大經一全通為甲第次為一第秀才科不時舉惟重二科其後進士以聲韻為學明經以帖誦

論貢舉情事皆切中古今流弊意在黜抑浮華崇獎實學良為有本之言

為功罕知實學故紬以為言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司馬相如有遺行為文多虛辭濫說仕竟不達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壹東漢人恃才倨傲為鄉閭所擯屢抵罪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

淳父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

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高宗永隆二年思立奏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忘實材而有司以人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淩人以

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致堂胡寅曰楊綰初議仿佛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興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

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

之難如此乃綰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遽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屬空言然亦足以覩士人之師尚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爾

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通鑑綱目云問義二十條誤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

臣熈曰大廷敷奏當求實學不貴浮詞停陳腐罷帖括獎恬抑競于士風大有裨益條奏明切非迂遠之談

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别立條例詔

推原治理所由興
議竊推以為楊綰條
奏足相發明

左右丞諸司侍詔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疏上詔諸

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後雖不行識者是之

賈至字幼鄰河南洛陽人禮部侍郎曾之子官至散騎常侍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此文文獻通考但云李栖筠等蓋諸司公奏也文粹文苑英華皆作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美行極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

水心葉適曰自皋陶立用人法三代莫之或改更戰國及秦壞

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賁卦彖辭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

滅漢乃變為察廉辟署然亦相承七八百年至北齊及隋乃別為科舉銓注今又六七百年矣楊綰所言体古察孝廉李栖筠李廙賈至嚴武協同綰議又為衍暢其說以為依桑梓者鄉里舉在流寓者庠序推可見當時人心未至於雜回風俗未至於

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尚之所失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讚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

難革然其君臣不知長慮遠覽而甘心亂世之敝法不惟不能變又助成之益堅所以敘寖淪滅至今雖有卓識之君傑出之相而已成之俗不可驟反矣

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

臣德宜曰朝廷崇教化則士子敦名節歸重學校自是探本至論

祚長遠秦坑儒士三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彊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連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商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

臣鴻緒曰選舉之法亦因時制宜欲以鄉舉里選與學校兼重乃正士習端風化之本立論已是典確敷詞亦復華贍

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典午謂晉司馬氏）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末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曹子

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甚謬哉秖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唐十道關内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名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詩鄭風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奏上勑禮部具條目以聞楊綰又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

情既悲惻詞復淒楚元結文在唐諸家中極稱峭拔此尤其傑出者

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衆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俱行事竟寢

辭容州表

元結字次山後魏常山王遵裔天寶中舉進士上第歷官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

臣結言臣伏奉令月二十二日勑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提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蹔違離

水心葉適曰元結放浪其迹以文墨自命出處不常若非利祿所能羈紲者而實有材用論能

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内諸州多行賔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

扶世政能便民與溫造李渤之流唐時高品人物不過如此也

聞修王志堅曰李商隱敘公文云公見慴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得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

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徐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謂先主曰本與將軍共圖大業以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先主因聽庶歸操令伯陳情晉武允許李密被名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陳情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吳起去衛與母決齧臂盟曰不為將相終不歸遂事曾子頃之母死起不歸曾子遂與起絕溫嶠奉使絕裾而去溫嶠欲為劉琨將命江左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

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皐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税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之授太子正字天寶中為度支郎中歴吏部尚書仍兼轉運等使綰利權三十餘年楊炎惡之貶忠州賜死

與元載書廣徳二年晏為河南江淮鑄錢鹽鐵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按行江淮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

探古人之遺跡陳當時之利病晏於治河轉漕可稱勤慫故關中卒賴其利也

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長樂建章此安社稷之奇策也唐都關中常運東南之粟然渡淮涉汴每苦水淺上河入渭又有三門之險多置倉轉盤其制屢變晏謂能疏漕道令無梗滯社稷之策也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晏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名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陜郊見三門渠津遺跡開元間於三門置集津倉渠津或當作集津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隋文帝開皇四年詔宇文愷鑿渠引渭水至潼關曰廣通渠明年又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閣公徐孚遠曰晏恐道途梗塞輓漕多阻故先為此言亦所以布腹心於元也

大夫李傑新隄故事御史大夫李傑初為河南尹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毀廢江淮漕運不通傑發汴鄭丁夫以濬之刻石水濱以紀其績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衆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彊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令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

臣廷敬曰欲復汴渠以通江淮漕運而先計四利後陳四害然後可權衡其間而得趨避之術凡舉大事者必有成筭乃能收效於異日耳

儒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冥勤在官不辭水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為計相（晏自河南尹為戶部侍郎）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

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陜凋殘東州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皐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說文澱滓泥也故每年正月

臣乾學曰關中仰足於外運道通則商販集而公私交利非獨建都時為然也晏此書秦人百世賴之矣

發近縣丁男搴長茭決沮淤（瓠子歌搴長茭兮沉美玉）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皆水名）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狹河為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阪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

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挿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屛營中流掩泣獻狀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晏則疏浚汴水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為歇艎支江船自揚州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

制詞瑩淨誦之猶能感人

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陰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常袞京兆人天寳末進士代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貶潮州刺史尋起為福建觀察使卒於官

減徵京畿夏麥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天下中正而頌聲作矣迺者因三代之制定其稅典務於行古庶以便人屬外攘四夷歲會

戎事軍國用度公儲置之役費蔫至近於倍征而吏或奉法不謹失我字人之意孤惸者恣其厚斂豪富者貸以租傜動而生奸浸以流弊謂之什一其實太半致有去父母之邦甘傭保之役流離逋蕩靡室靡家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每一念至良深憫惻頃亦釐革從其便安量沃瘠之差寬賦斂之重令邦畿之内宿麥非稔去秋懇田又減常税昨者徵税其數頗多朕以萬姓不安三農將廢憂勤鬱悼中夜以興思有康濟未臻其道每

誠懇所至筆能曲
折赴之深得奖𢭏
切喜之意

欲悉免量入息其重困而未解兵嚴猶資日費用蠲恒
數以恤疲人

大歷四年大赦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歡心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
亂不作法令何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
煩興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
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后之上夕
惕若厲不敢荒寧内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

臣英曰代言之文簡質中復藴藉乃兩

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輿輸轉疲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愚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幽繫狴牢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淹時序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豈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眚且人者君之支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處有寃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宣示

蠲賦省役以憂百姓中多愷悌之言

臣士奇曰敷詞愷惻尤見不得已而用民力取民財之意責成

中外宜悉朕懷

大歴六年放京畿丁役及免税制

王者承天命以養人也愛之如身豈止如子餒者食之寒者衣之猶恐仁之不至愧悼之心惻隠於内而不能已也故天下有道藏於百姓古之使人不過三日可以長孺齒可以養孤老蓋太平至理之化何施而集於此乎朕承奉大業於兹八載不能恢弘王道被此六合雖德之寡昧未燭於理常亦憂勤損節以濟元元豈不知

乾坤以易簡成物帝王以惇儉守位從賦斂之薄省哉然時或多故事非獲已屬外攘戎狄連歲備邊兵車之會不下十萬餉饋耗竭邦畿大殘又郊社宗廟之祀府庫賜與之用庶事之費皆仰給焉急賦暴徵日益煩重加以水旱相乘歲非豐熟方冬之首穀已翔貴又宿豪大猾橫恣侵漁致有半價倍稱分田劫假於是棄田宅鬻子孫蕩然逋散轉徙就食行者甚衆念之疚心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性向非誅求之數豈去父母之邦哉蓋

音節詞句皆能取澤于古

以朕不敏不明鬱於教化德之寡薄以至於斯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書曰民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縣內告病流亡不已失於撫育之道得不愧於心乎哀痛勤灼明發不寐在予之情懼惕良深宜有蠲除以惠貧弱

大歷十四年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天之所命俾朕子人豈敢怠荒期於康濟勞精極慮十有四年務崇省約以訓天下方其疾苦屢有蠲除公稅

臣杜訥曰深恤民隱言言簡樸倍覺婉摯入情

之差僅從盡徹宮衛之備仍罷踐更兼損服御用資軍國大去煩弊以休邦畿遊食之人悉歸南畝墾田之數漸復平時神降嘉生歲乃大熟震於珍物景福紛委蓋上玄列聖之儲祉也豈寡昧之德而臻此耶夙夜祇惕永懷增懼然以令有緩急物有輕重故粟輕而易散錢重而難聚古人所謂糴之至賤與貴其傷一也如聞閭閻未免告疾至乃以粟數斛易錢一緡雜以他徭難以償貴轉用所實念之惻然深可重惜所宜節省朕以帝

王之教人如父母之訓子所以至纖至悉必躬必親苟或便之豈憚煩也宜示百姓知朕意焉

馬璘神道碑銘璘扶風人開元末挾策從安西府以奇功累遷金吾衛將軍歷四鎮北庭節度使入朝檢校左僕射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録詣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於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髙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

擷左國之菁華策兩漢之雋腴慨奇英岸光氣熊炳

臣乾學曰銘功之章貴有忠孝

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臣謹按司勲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上稽黄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宇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冦於我西土而猶懐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於明廷乃大誥於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至德三年吐蕃冦邊璘以太常卿授河西於夏有鸞旂琱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輝武威以臨於戎

激發之意可以垂教衛孔叔魯正考父之鼎得見於經傳者有以也茲文猶為近古

狄既至乃以戎服立於軍門之外奉敭天子之威命而訓於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内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舉

軍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嘍唶老將嘍唶多辭句也闐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貙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馬禦於水硤之衝蒙輪超乘俱言勇也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又秦師超乘者三百乘縵胡突鬢莊子說劒篇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耽盻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馬捍於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桓桓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

臣鴻緒曰唐世方鎮擅兵多不軌於禮故稱美武臣必以恭順朝廷為首而鋪揚勳伐乃其次也玆篇遣詞鄭重雅得體要非但規模金石遺文而已

管子葵丘之會天子致胙桓公賞以渠門赤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蒐也唐叔受之密須國名殷於都盧山周之以木樵枝聯布之以蘭石渠答漢書鼂錯傳具蘭石布渠答註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鷙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冠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困卒西事以大歷十一年月日薨於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

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使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賵以車馬含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安西北庭也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灃水汲二陜復三川渭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闞如虓虎鬬酣披靡横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

臣士奇曰先叙勲伐後叙平生閒麗為體波折為致煌煌典册之語筆有餘閒

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大尉光弼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羣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曼山谷輕行轉鬭虜殺而歸屆於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坌入轅門坌涌也○音刎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血橫漉朱殷金甲左傳左輪朱殷註齊晉戰於鞌晉解張為車御中兩矢血汚車輪御猶不敢息殷赤黑色殷音煙

觸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絶也至於理鄭國撫頳封化郇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恵於長人勞倈流庸贍恤孤老纁綜綿纊工於織紝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詩小雅大東篇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也禾麻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懐詩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勲冑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嘆曰豈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馬援為伏波將軍）由是慨憤邊戎徘徊孤劒遂西至絶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歴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潁二州隷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擴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

正合終以奇勝閒廓深遼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於木罌濟河登山拔幟木罌拔幟俱韓信事解鞍而臥鞭馬而馳解鞍鞭馬俱李廣事無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闔廬在軍熟食者分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陳賜金於廊廡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金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

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藎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鐘石享於祖考帶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旰等重族之戚肆業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家葬地能誠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峩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横耽耽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

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虵矛大黄白羽天山瀚海歊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撃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岐下烈烈英風横飛西土遂佩珩璜分雄旍戟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恵化滂流人心内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奠宸扆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虎提神速番渠愕視百姓推伏國於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鴈行三公王用

議禮之文貴確不在枝葉繁蕪此文

蕃錫我有鼓鐘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殁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轔轔今我司徒實同厥勲勲勲在王室光昭後昆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舉高第補華陰尉歷左拾遺檢校司封郎中常州刺史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請以太祖郊配天地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為高祖不得配之故也代宗疑之詔羣臣議及為太常博士上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命

近之

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太公太上皇也豐公太上皇之父）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

臣熙曰郊祀宗祀禮宜仍舊不當輕議更易深得尊祖敬天之意

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於唐（景皇帝名虎佐周伐魏有功為柱國周受魏禪封唐國公初謚襄高祖即位追謚景皇帝）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

清言疏朗足見當時冗兵廢食之害

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典謹議（議上由是配享不易）

上疏陳政（及時為左拾遺上疏）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名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侍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

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掐為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曽不採其一説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

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之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始

臣士奇曰唐自中葉以後將驕兵冗勢如養癰獨孤及以李都統書記代宗召為左拾遺即上疏陳政吏稱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信然

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齩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纍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於上

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臣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

直起直收義存鑒戒文有剛果之氣

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更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𡚁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李華字遐叔趙州人官至檢校吏部員外郎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嘗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如風雨驟至集於筆端

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

陽明王守仁曰有關繫文字登斯堂者能不凜凜

獻吉李夢陽曰文有氣力有光燄蓋以忠正之氣發為侃侃之詞自是擔得片兩熱此便能豪邁

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叅不賞罰叅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罇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賴仁傑力得還東宮）自君

張廵孤忠拒寇實有功於唐之再造

弱臣彊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

李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從子擢進士第官左補闕大歷中客陽翟死

進張廵中丞傳表廵鄧州南陽人開元末進士為楊國忠所惡調真源令祿山反廵起兵討賊後與許遠同守睢陽城陷不屈死翰素與廵善廵死後人媢其功頗有異論翰乃傳廵功狀表上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轜喪車也

斯文激揚忠烈聲光巍槩殆足以發抒其氣

○音

而

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鋭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巡逐潮守雍丘潮引兵來攻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及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賊將武令珣田

臣英曰表暴忠烈其氣伉激而文筆遒古

承嗣圍炅於南陽凡周歲城中食盡炅力竭不能支遂棄城奔襄陽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哥舒翰守潼關引兵出遇賊於靈寶為賊將崔乾祐所敗賊遂入潼關兩宮出居謂玄宗幸蜀肅宗奔靈武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郤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彊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

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
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
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
加焉伏以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
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
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
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
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

臣佐學曰一城之人視死如歸此非威令所能驅亦同激於大

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令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易大有卦象辭君子以過惡揚善）為國之體錄用棄瑕令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

義耳巡能率民以義共得死所正易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茲篇真千古關係文字

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西京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夜遁子儀遂克華陰弘農冬十月睢陽陷是月廣平王

臣廷敬曰表巡忠議巡功原巡情三語已盡一篇大指而婉折

倣郭子儀等收復東京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懐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

曲暢情理俱盡巡事雖烈得翰與韓愈之言而益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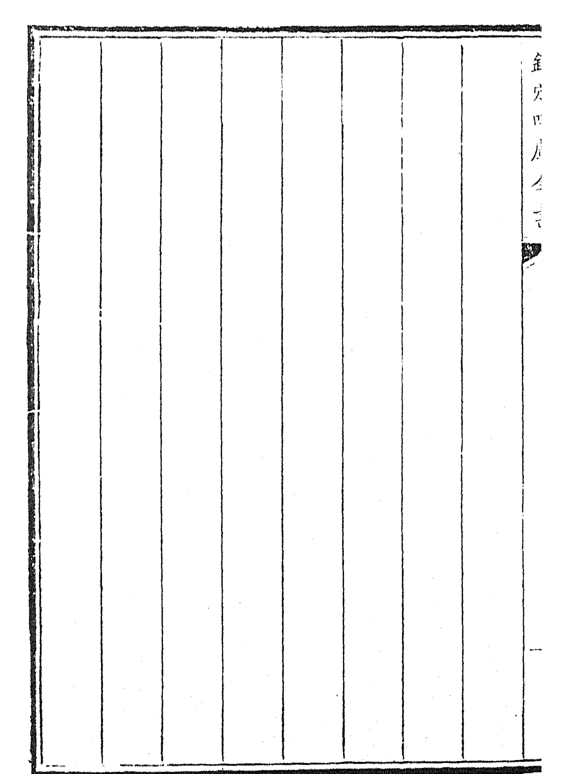
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史記齊桓將封禪管仲諫止之略而不書晉文公名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蒼黃小過也以蒼黃其失不相遠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令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克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彊死為厲遊魂為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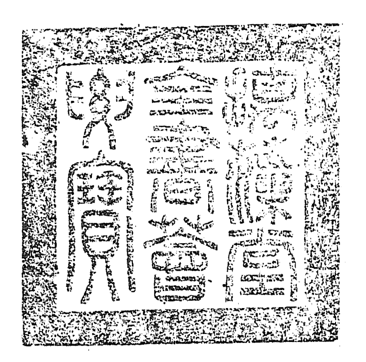
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
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
一墓而葬使九原之魂猶恐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
既感幽明且無寃厲亦國家忘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
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
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禄若不時紀録日月寖悠或掩
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
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儻以臣所撰纘列

史官雖退死丘壑骨且不朽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二

謹案第四十二頁後四行狄虒彌建大車之輪刋本虒訛虎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